

凌濛初◆原著

即空观主人◆评点

即空观主人批点二拍

上卷

主多少

较与安排邻取

乃宋朱希真所作词寄西河

功名富贵总天数不如

古来今一部十七史中多少

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

纸盖不完酱瓿能武的

熟饭锅眉批能使英

主来有插分的随地文



天津古籍出版社



即空观主人批点二拍上

初刻拍案惊奇

凌濛初 原著
即空观主人 评点
韩欣 整理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即空观主人批点二拍 / (明) 即空观主人著 ; 韩欣
主编.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80696-768-3

I. ①即… II. ①即… ②韩… III. ①话本小说—文
学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1719 号

责任编辑: 张 玮 刘少毅

即空观主人批点二拍

整 理 / 韩 欣

出版人 / 刘文君

出 版: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作: 锋点文化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 张: 54.5

字 数: 128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96-768-3

定 价: 158.00 元 (全二卷)

ISBN 978-7-80696-768-3



9 787806 967683 >



前言

“二拍”，是凌濛初所著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刊于明代崇祯年间。每集40篇，共80篇，内有1篇重复，1篇杂剧，故实有拟话本78篇。

凌濛初（1580年—1644年），字玄房，号初成，亦名凌波，一字遐斤，别号即空观主人。明代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吴兴织里镇晟舍）人，明代文学家、小说家和雕版印书家。凌濛初一生著述宏富，除学术著作外，于诗文、散曲、戏曲、小说等均有建树，而以“二拍”影响最大。

“二拍”作品多是取材于古往今来的一些新鲜有趣的轶事，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拟话本形式，敷演成文。“二拍”的内容概括起来大致包含四个方面：一是描写爱情与妇女问题的。这在书中占有重大比重。这一题材的作品很大部分肯定了青年男女，特别是年轻女性对爱情坚贞的信念、大胆的追求，反对“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陈旧观念，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二是描写商人与商业活动的，这在书中也占相当的比重。

“二拍”不仅刻划了众多形形色色的商人，还写到了世人对商人和经商行业的看法，已视经商为正道，商人的将本求利也被视为正当的谋生手段，他们对金银财货的追求被当作美好的理想愿望。三是描写官吏及其活动的。书中写了不少贪官和酷吏，有贪赃枉法的，有谋通强盗的，有官盗一体的，有徇私舞弊的，有买官卖官的。书中也写了不少能主持正义，为民伸冤的好官。四是描写社会险恶、世风颓废的。有描写盗贼横行不法的，有骗子行骗的，有僧尼道士淫乱不法的，有贪图钱财、事亲不孝，甚至家庭成员反目成仇的。“二拍”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世俗社会的生活风貌，鲜明地体现出反抗封建礼教，争取个性自由的时代精神，它是明代写实小说的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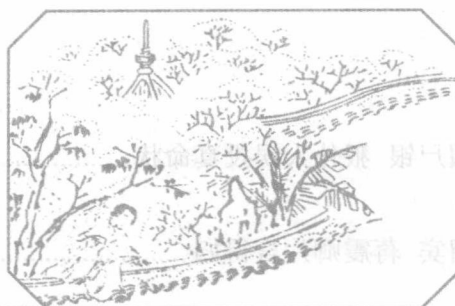
“二拍”生动地反映了明代随着社会阶级关系的改变而发生的生活观念的变化，表现了金钱对封建社会的腐蚀和冲击，形象地勾勒出一副

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中国社会的生活画卷。“二拍”基本上是凌濛初个人独立创作的，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它标志着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已由集体的锤炼跃进到个人的创造，由说话人的技艺转为作家的文学创作，它是我国古代白话小说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初刻拍案惊奇》撰成于天启七年，四十卷四十篇；《二刻拍案惊奇》是因前书印行后受到普遍欢迎，应书商之请续作，完成于崇祯五年。今存最完整的刊本为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明尚友堂刊本。本书即据尚友堂刊本的影印本为底本整理。全书眉批和行侧批均全部收入。为保持原刻的本来面貌，除明显的错字予以订正外，一些虽有不畅却勉强可通的地方，一律不作改动。由于这次的整理本是以简化字排印的通俗读本，因此，凡异体字均改排成相应的简化字，而对一些明人小说中的习惯用字则不加改动。

本书在整理过程中，也参考了其他出版社排印的本子，并吸收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为行文方便起见，并未一一注明出处。特此说明，并向有关学者致以谢忱。另外，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为此，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教。

目 录



初刻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凡例计五则	1
◎拍案惊奇序	2
◇卷之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	3
◇卷之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16
◇卷之三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29
◇卷之四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	37
◇卷之五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	46
◇卷之六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54
◇卷之七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67
◇卷之八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76
◇卷之九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85
◇卷之十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93

◇卷十一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103
◇卷十二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115
◇卷十三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梟成铁案	124
◇卷十四	
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	133
◇卷十五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141
◇卷十六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151
◇卷十七	
西山观设策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160
◇卷十八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178
◇卷十九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189
◇卷二十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	199
◇卷二十一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215
◇卷二十二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艚	223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233
◇卷二十四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243
◇卷二十五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253

◇卷二十六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262
◇卷二十七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273
◇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谈旧变 玉虚尊者悟前身	284
◇卷二十九	
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	292
◇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	306
◇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314
◇卷三十二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332
◇卷三十三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342
◇卷三十四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巷	351
◇卷三十五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365
◇卷三十六	
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	376
◇卷三十七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郢州司令冥全内侄	385
◇卷三十八	
占家财狠媚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	393
◇卷三十九	
乔势天师禳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	403
◇卷四十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	412

二刻拍案惊奇

◎序.....	423
◎小引.....	424
◇卷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425
◇卷二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436
◇卷三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	451
◇卷四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	463
◇卷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	478
◇卷六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489
◇卷七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500
◇卷八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510
◇卷九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伯梅香认合玉蟾蜍	520
◇卷十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533
◇卷十一	
满少卿饥附饱颺 焦文姬生仇死报	543
◇卷十二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555
◇卷十三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	563

◇卷十四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	572
◇卷十五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	585
◇卷十六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597
◇卷十七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606
◇卷十八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622
◇卷十九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	633
◇卷二十	
贾廉访臆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	642
◇卷二十一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651
◇卷二十二	
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	664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676
◇卷二十四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谭前因后果	686
◇卷二十五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696
◇卷二十六	
懵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生助师得令终	705
◇卷二十七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	715
◇卷二十八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725

◇卷二十九	
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	734
◇卷三十	
瘞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	744
◇卷三十一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753
◇卷三十二	
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	762
◇卷三十三	
杨抽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	771
◇卷三十四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宫馆客	780
◇卷三十五	
错调情贾母冒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	792
◇卷三十六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802
◇卷三十七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813
◇卷三十八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823
◇卷三十九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833
◇卷四十	
宋公明闹原宵杂剧	848

拍案惊奇凡例计五则

一、每回有题，旧小说造句皆妙。故元人即以之为剧。今《太和正音谱》所载剧名，半犹小说句也。近来必欲取两回之不侔者，比而偶之，遂不免窜削旧题，变是点金成铁。今每回用二句自相对偶，仿《水浒》、《西游》旧例。

一、是编矢不为风雅罪人。故回中非无语涉风情，然止存其事之有者，蕴藉数语，人自了了。绝不作肉麻秽口，伤风化，损元气。此自笔墨雅道当然，非迂腐道学态也。

一、小说中诗词等类，谓之蒜酪，强半出自新构。间有采用旧者，取一时切景而及之，亦小说家旧例，勿嫌剽窃。

一、事类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虚诞。正以画犬马难，画鬼魅易，不欲为其易而不足征耳。亦有一二涉于神鬼幽冥，要是切近可信，与一味驾空说谎、必无是事者不同。

一、是编主于劝戒，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观者自得之，不能一一标出。

崇禎戊辰初冬 即空观主人识

拍案惊奇序

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

昔华人至异域，异域啖以牛粪金。随诘华之异者，则曰：“有虫蠕蠕，而吐为彩繒锦绮，衣被天下。”彼舌桥而不信，乃华人未之或奇也。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谲诡幻怪以为奇，赘矣。

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采闾巷新事，为宫闱承应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观。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褻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有识者为世道忧之，以功令厉禁，宜其然也。

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

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则可谓云尔已矣。若谓此非今小史家所奇，则是舍吐丝蚕而问粪金牛，吾恶乎从罔象索之？

即空观主人题于浮樽

卷之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

词云：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材？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

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词寄《西江月》，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试看往古来今，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竿箭煮不熟饭锅。眉批：能使英雄泪出。极至那痴呆懵懂、生来有福分的，随他文学低浅，也会发科发甲；随他武艺庸常，也会大请大受。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俗语有两句道得好：“命若穷，掘着黄金化做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眉批：彻语。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

造化小儿无定据。翻来覆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

僧晦庵亦有词云：

谁不愿，黄金屋？谁不愿，千钟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使心机闲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

苏东坡亦有词云：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

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总不如古语云：

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说话的，依你说来，不须能文善武，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须经商立业，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眉批：一问，有波澜，没破绽。

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此是常理。旁批：所谓君子道其常。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

且听说一人，乃是宋朝汴京人氏，姓金，双名维厚，乃是经纪行中人。少不得朝晨起早，晚夕眠迟；睡醒来千思想，万算计，拣有便宜的才做。眉批：闲语有致。后来家事挣得从

容了，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旁批：千年计。手头用来用去的，只是那散碎银子；若是上两块头好银，便存着不动，约得百两，便熔成一大锭，把一综红线结成一绺，系在锭腰，放在枕边，夜来摩弄一番，旁批：痴景。方才睡下。积了一生，整整熔成八锭。以后也就随来随去，再积不成百两，他也罢了。

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寿旦，四子置酒上寿。金老见了四子踉踉跄跄，心中喜欢，眉批：所谓为儿孙作马牛。便对四子说道：“我靠皇天覆庇，虽则劳碌一生，家事尽可度日。况我平日留心，有熔成八大锭银子永不动用的，在我枕边，见将绒线做对儿结着。今将拣个好日子，分与尔等，每人一对，做个镇家之宝。”四子喜谢，尽欢而散。

是夜，金老带些酒意，点灯上床，醉眼模糊望去，八个大锭，白晃晃排在枕边，摸了几摸，哈哈地笑了一声，睡下去了。旁批：痴景。睡未安稳，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心疑有贼，又细听看，恰像欲前不前相让一般。床前灯火微明，揭帐一看，只见八个大汉，身穿白衣，腰系红带，鞠躬而前，曰：“某等兄弟，天数派定，宜在君家听令。今蒙我翁过爱，抬举成人，不烦役使，珍重多年，冥数将满，待翁归天后，再觅去向。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我等与郎君辈原无前缘，眉批：无儿孙福。故此先来告别，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后缘未尽，还可一面。”语毕，回身便走。金老不知何事，吃了一惊。翻身下床，不及穿鞋，赤脚赶去，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金老赶得性急，绊了房槛，扑的跌倒，飒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急起挑灯明亮，点照枕边，已不见了八个大锭。细思梦中所言，句句是实。叹了一口气，哽咽了一会，道：“不信我苦积一世，却没分与儿子每受用，到是别人家的！明明说有地方姓名，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一夜不睡。旁批：也是痴景，有前之痴，所以有今之痴。

次早起来，与儿子每说知。儿子中也有惊骇的，也有疑惑的。眉批：愚贤不等，人情也。惊骇的道：“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眼见得作怪。”疑惑的道：“老人家欢喜中说话，失许了我们，回想转来，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造此鬼话，也不见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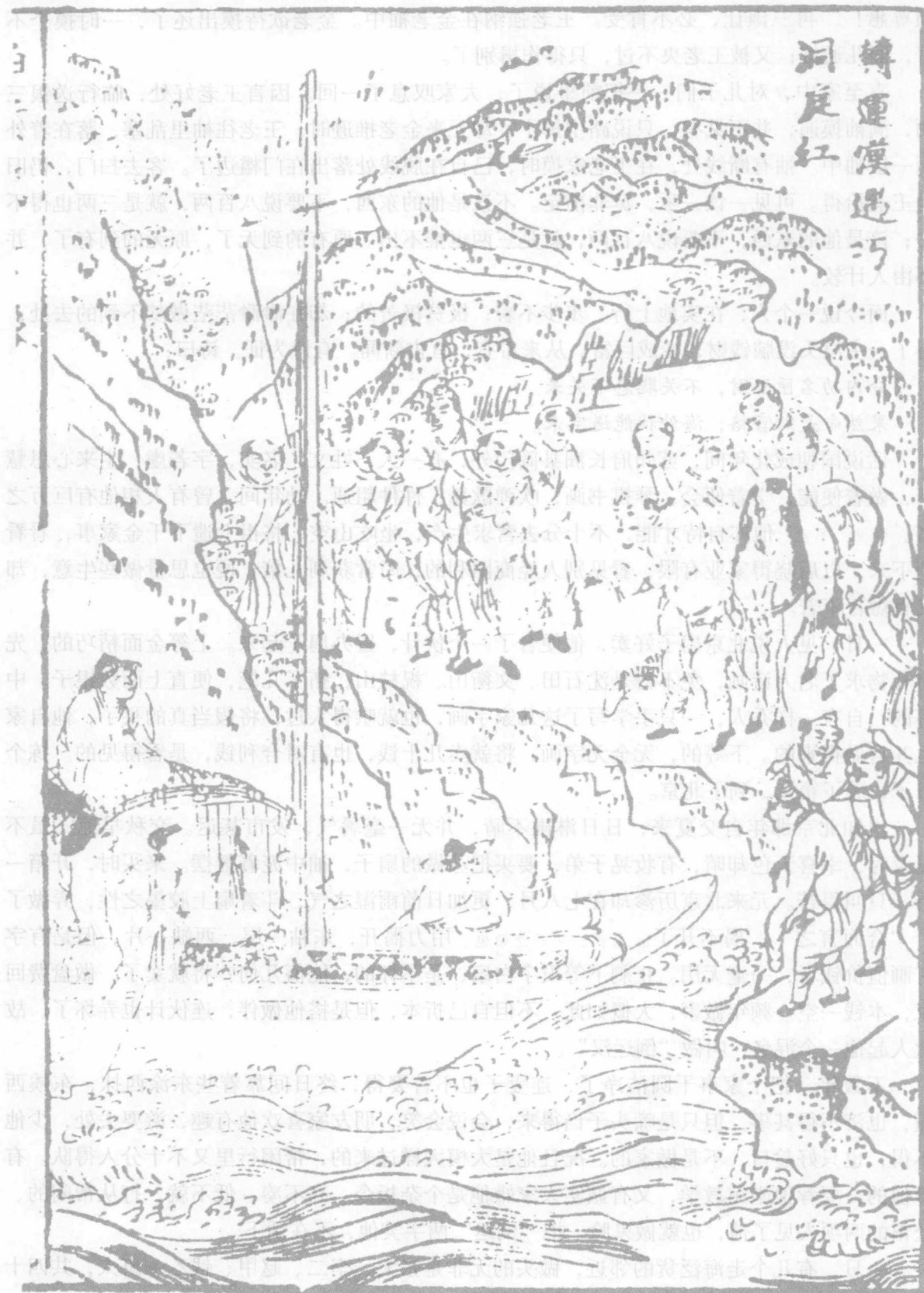
金老看见儿子们疑信不等，急急要验个实话。遂访至某县某村，果有王姓某者。叩门进去，只见堂前灯烛荧煌，三牲福物，正在那里献神。旁批：也是痴景。金老便开口问道：“宅上有何事如此？”家人报知，请主人出来。主人王老，见金老揖坐了，问其来因。金老道：“老汉有一疑事，特造上宅来问消息。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必有所谓，敢乞明示。”王老道：“老拙偶因寒荆小恙，买卜，先生道：‘移床即好。’昨寒荆病中，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腰系红束，对寒荆道：‘我等本在金家，今在彼缘尽，来投身宅上。’言毕，俱钻入床下。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身体爽快了。及至移床，旁批：移床果好，先生有验。灰尘中得银八大锭，多用红绒系腰，不知是那里来的。此皆神天福祐，故此买福物酬谢。今我丈来问，莫非晓得些来历么？”金老跌跌脚道：“此老汉一生所积，因前日也做了一梦，就不见了。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故得访寻到此。可见天数已定，老汉也无怨处。旁批：怨也无用。但只求取出一看，也完了老汉心事。”眉批：痴心不变。王老道：“容易！”

笑嘻嘻地走进来，叫安童四人，托出四个盘来，每盘两锭，多是红绒系束，正是金家之物。金老看了，眼睁睁无计所奈，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旁批：痴景不了。抚摩一番道：“老汉直如此命薄，消受不得！”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心里见金老如此，老大不忍，

轉運漢遇巧
洞度紅

即空观主人批点二拍
初刻拍案惊奇

JI KONG GUAN ZHU REN PI DIAN ER PAI



旁批：忠厚人宜其有此。另取三两零银封了，送与金老作别。金老道：“自家的东西尚无福，何须尊惠！”再三谦让，必不肯受。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金老欲待摸出还了，一时摸个不着，面儿通红；又被王老央不过，只得作揖别了。

直至家中，对儿子们一把前事说了，大家叹息了一回。因言王老好处，临行送银三两，满袖摸遍，并不见有，只说路中掉了。却元来金老推逊时，王老往袖里乱塞，落在着外面一层袖中。袖有断线处，在王老家摸时，已自在脱线处落出在门槛边了。客去扫门，仍旧是王老拾得。可见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不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得不去；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推不出。原有的到无了，原无的到有了，并不由人计较。

而今说一个人，在实地上行，步步不着，极贫极苦的；却在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得了一主没头没脑钱财，变成巨富。从来希有，亘古新闻。有诗为证。诗曰：

分内功名匣里财，不关聪惠不关呆。

果然命是财官格，海外犹能送宝来。

话说国朝成化年间，苏州府长洲县阊门外，有一人，姓文，名实，字若虚，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幼年间，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旁批：不差。他亦自恃才能，不十分去营求生产，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看看消下来。以后晓得家业有限，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

一日，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来。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拓了几笔，便直上两数银子。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也就哄得人过，将假当真的买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下等的，无金无字画，将就卖几十钱，也有对合利钱，是看得见的。拣个日子，装了箱儿，到了北京。

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来，日日淋雨不晴，并无一毫暑气，发市甚迟。交秋早凉，虽不见及时，幸喜天色却晴，有妆晃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子，袖中笼着摇摆。来买时，开箱一看，只叫得苦。元来北京历涉却在七八月，更加日前雨湿之气，斗着扇上胶墨之性，弄做了个“合而言之”，揭不开了。眉批：字画作祟也。用力揭开，东粘一层，西缺一块，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者，一毫无用。只剩下等没字白扇，是不坏的，能值几何？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本钱一空。频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做伴，连伙计也弄坏了。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做“倒运汉”。

不数年，把个家事干圆洁净了，连妻子也不曾娶得，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东挨西撞，也济不得甚事。但只是嘴头子谄得来，会说会笑，朋友家喜欢他有趣，游要去处，少他不得，也只好趁口，不是做家的。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帮闲行里又不十分入得队。有怜他的，要荐他坐馆教学，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高不凑，低不就，打从帮闲的、处馆的两项人见了，也就做鬼脸，把“倒运”两字笑他，不在话下。

一日，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做头的无非是张大、李二、赵甲、钱乙一班人，共四十余人，合了伙将行。他晓得了，自家思忖道：“一身落魄，生计皆无，便附了他们航海，